

剪裁那一段韶華

幾番花開花落，從不曾帶走那一段韶光華年。

那年，國府遷台前，兵馬惶惶，多少人家妻離子散。公公跟著部隊先行赴台，婆婆一度與他失去聯繫，她攜著四歲的幼兒——先生的大哥，與眾多的軍眷一起搭上運補船，前頭的路忐忑未卜，腳下的步伐卻虛浮凌亂。從基隆到台中，再從清水到大雅，一家人總算幸運會合了。後來再輾轉搬遷到鹿港小鎮，赴台前後的倉促凌亂，於焉和緩穩健井然了，在與軍營為鄰的日式房舍裡，一住幾十年。二子一女也在此陸續降生，彼時以公公任尉級軍官的薪俸，要養活一家六口，日子是總是青菜豆腐湯湯水水的，清淡。

公公任俠好義，軍中同袍沒有家眷的只要衣服綻了線掉了扣子，全都給拿回家交給婆婆義務幫忙，後來有些阿兵哥乾脆把所有要縫補的衣服一次拿了過來，婆婆只要說線沒了或針斷了，阿兵哥們立即買來奉上，有時需要鈕釦或拉鍊，阿兵哥也會自備材料，或者多買一些，算是投桃報李，當作工資的替代吧，婆婆的百寶箱初始就是這樣積攢起來的。後來因緣際會買了長官家淘汰的縫紉機，經修理後居然用了十幾年。

有了縫紉機，修補衣服就方便多了，那時大約半個彰化縣的軍人都知道婆婆會修改衣服，不乏一些遠從線西、伸港等地的阿兵哥們，騎了兩個小時的腳踏車來到鹿港，送來大包小包待修改的軍服。新兵的軍服太長太寬的也都成批送來。那些衣物常常堆滿半間小屋，彼時婆婆已開始酌收工資，在六、七〇年代，每個月一千多元的額外收入，無疑替家中經濟挹注了一股豐沛的活泉。有一次阿兵哥的衣服實在大得離譜，婆婆乾脆把它從每個縫線部分，剪掉一大截，當整件衣服被拆開成一片片的布時，她突然靈光一閃，拿了舊報紙把衣服的版型描下來。得空便去市場尋找便宜布料，然後依樣畫葫蘆，憑著記憶把那些布片子一一縫合，不曾學過裁縫的婆婆就這樣完成了她自製的第一件衣服，欣喜之餘，上市場找布料就成為婆婆有趣的日常功課，平日在修補

衣物之外，研究裁剪各式衣物成爲她最深的興趣。從此她的三子一女成了她的最佳模特兒，除了制服之外幾乎不再治裝。

受惠的不單是她的子女，婚齡前後相差二十年的三個媳婦，以及陸續降生的孫子女，都有機會穿上婆婆絞盡腦汁學著做的各種服飾，我們也樂得少花些治裝費，就連已經移居美國、香港的子孫，都還會回來尋寶呢。爲了讓我們的家居服更時尚，只要她看見時髦的款式，就進小屋苦思研究，幾天之後屬於我們的雲衫霞裳就神奇地問世了。

日式眷舍住了四十年後，婆家終於向政府買下土地及建物，改建爲三樓透天別墅，在與軍營相鄰的圍牆邊，保留了一間改建前的小屋，作爲婆婆的工作室，在那間工作室裡，有一張長方型的原木大檯子，大小幾乎與一張單人床鋪相當，婆婆在檯子上做描繪裁剪整燙的工作，儼然是一個專家。臨窗處光線好，放置縫紉機，兩側角落置有衣櫃，其中一座玻璃櫥，放了滿滿的全家身材尺寸的報紙版型，另有整理箱，堆滿棉布、毛料、絲絹、刷毛的、鋪棉的、萊卡、羅紋……，以及鈕扣拉鍊蕾絲邊等各種配件，小屋是婆婆施展魔術的舞台。

我進入小屋，就像走進婆婆的魔幻世界，往往好奇地東探探西問問，卻也不慎掀開婆婆寡居十幾年已然打包收藏的落寞，她幽幽地述說過往：公公驟逝後那幾年，無論何時聽到救護車「喔—咿—喔—咿—」呼嘯而過，都要驚慌失措就連半夜都會嚇醒，淚溼枕巾，心揪著痛上半天。新婚的我真難以想像婆婆是怎麼捱過那一段喪偶的日子？我心情還在低盪中，婆婆卻抽出面紙迅速擦乾眼淚，揚聲爲我介紹小屋收藏的瑰寶，還要我選幾塊中意的布，她想幫我裁件休閒衣，那種想要用以裁製幸福分送子孫的心情，我頓時明白，這就是婆婆化解傷痛的方式。

就像我結婚時，兩個姪女穿的白緞蓬紗花童小禮服都出自婆婆之手，那是她在婚紗店來回觀察好幾次之後偷學來的。我懷孕時穿了一套新穎的春季孕婦褲裝回鹿港度假，婆婆對我這身孕婦裝端詳半天，洗曬完畢，婆婆直接收進小屋裡，假期結束，相

同款式不同布質顏色的夏季孕婦裝，就讓我驚豔地帶回台北了。日子裡三不五時的驚喜，我們都視之為理所當然，我們悠遊在那不虞匱乏的溫暖與幸福中。

開放大陸探親之後，婆婆輾轉打聽到在東北娘家的消息，四十年的分隔，有太多的彌補要進行，買金子，買補品日用，深知東北的冬季氣候酷寒，唯恐小屋的收藏不敷所需，婆婆與布料攤的老頭約定保留著輕暖好料，泉湧的思念催促著婆婆手上的裁剪針黹。八九年冬天，婆婆帶著超重的行李，獨自飛往遙遠的東北尋親。

探親歸來的婆婆帶回一身的疲憊以及幾幀照片，叨叨述說高齡九十的姥爺(我們的外公)一家三代住在空蕩殘破的老家，四野荒涼中的一抔孤墳則葬著文革時辭世的姥姥…。是婆婆太疲累，還是老家太寒慘？我們面面相覷屏氣聆聽，彷彿稍微蹦出一點聲響都是輕浮都是褻瀆與不敬。

過不久，大陸舅舅來信告知姥爺含笑離世，火化時穿的是婆婆縫製的新衣。消息傳來那幾天，婆婆總是噙著老淚失神地喃喃說道：「我沒給他錢，那裡好窮啊，我怕他會被搶，危險吶，我沒給他錢，我不敢給他錢呀…我應該給他錢的……」

之後婆婆才慢慢的道出她那次痛心的探親之旅：住在錦州鄉下的姥爺一家，日子貧乏困窘到沒有餘糧招待遠客，還眼巴巴等著千里外四十年不見的老姑娘帶來米糧下鍋。事先全不知情的婆婆雖舟車勞頓又飢腸轆轆，挺住幾乎崩潰的情緒趕緊差人入城買米油鹽，不捨老病的父親挨餓受凍，未語淚已成河。等米下鍋的同時，婆婆替姥爺換上她親手縫製的細軟棉袍，並替他鋪上厚厚的毛毯，抱著老父久久不放。姥爺說：「閨女啊，我盼你盼了四十幾年啦，這四十幾年我從沒穿過這麼好的衣服呢。你母親，她，她沒這個福氣……」。

姥爺離世後，婆婆買布裁衣更是勤快，她說：「你們姥爺癱臥病床十幾年，我這做女兒的沒照顧過半天。他身上沒有半個褥瘡，房裡沒有一絲尿騷味，你舅媽實在難得。」在物質這麼匱乏的情況下，照顧一個病人十幾年的確不易。婆婆縫製的衣服隨著心中的感念而增加，深怕老頭兒的好料被別人捷足先登，婆婆遂天天趕早去逛布攤。這個

布攤供應的並非名街名店的貨色，那僅僅只是早市中的一個非常普羅的攤子，我婚後每次回老家度假，也會陪著婆婆逛市場，選布料，只見他們閩南語和北京話，一來一往地打招呼話家常或討價還價，竟也能充分達意，頗覺新鮮。婆婆與老頭兒就這麼南腔北調地往來了十幾年，也算情高誼重。

這樣的市井互動，婆婆三兩天必走一回，不見得買布，有時只是去打打招呼，或是順路送個家常點心給老頭。偶而買到瑕疵布，還會去跟老頭兒吵一架，再換一些滿意的，老頭兒非但不以為忤，還會多送一塊布以示歉意，日子裡有很多的無奈，老頭說：「哇哉啦！」婆婆與娘家親人四十年才得見一面，別後的那種牽腸掛肚，他說：「哇了解啦！」。他土生土長，親族累世同居共灶，年節時得開三四桌才能坐定吃飯，即便如此，他也懂得「外省仔」的鄉愁。他慨然半賣半送的那些布料，被巧手的婆婆化為許多的長袍短襖。那些深淺各色厚薄不一的棉毛織料，很快被縫綴成的一套套四季衣物，那些都是婆婆最美麗的鄉愁。每半年寄一次的包裹，是婆婆衷心期盼的幸福。一直持續到舅舅最小的孩子都獨立了為止。這一段時間，婆婆彷彿是小屋的公務員，每天朝八晚五的。

婆婆裁製的衣服有各式夾克外套背心洋裝及運動服等，當然她自己的便服也幾乎不假他人之手。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回，她買了二十元的零頭印花布料，回家之後，不出兩小時，就開心地把一套嶄新褲裝穿在身上，儼然一個事業成功的女主管在展示自己開發的商品般，自信得意，還不忘誇示物美價廉。

阿兵哥的軍服品質在台灣經濟如日中天時漸漸改善，要改的軍服已少，年歲已高的婆婆也宣告退休了，沒有收入的她，自有一套替子女節流省錢的方式。

女兒兩歲時，婆婆買了一塊相當典雅貴氣又便宜的紫紅玫瑰花蜜絲絨布，裁了一件她自己的西裝外套及女兒的小洋裝。女兒穿上後照了好多相片，有一張一直擺在我的辦公桌上，我都神氣地跟同事介紹那件小洋裝的來歷，換來同事們的嘖嘖稱讚。婆婆也好滿意她那件西裝外套，配上黑色絨布西褲，真像個女強人。這個女強人的手藝，

兩三下就裁剪一件服裝版型，四五刻就縫綴一身光鮮華麗，就連大伯早年的學生都有所耳聞，趁著年節來拜訪恩師，也不客氣的帶來一塊高檔布料，請婆婆裁剪。這個學生早上來訪，吃過中飯，稍事休息之後，就穿著剛裁好的一身新裝滿意地告辭。

老頭兒的布料攤貨源不定，有時進了一大批各色毛料有時則是各種棉布，還不時會有絲料或白紗之類，蕾絲花邊及各種珠花配件則不曾缺過，連我也對這布攤流連不已。有一個暑假，進了大量刷毛的毯料，我與婆婆見獵心喜來回搬了好幾趟，再以家裡現成的布料鋪面鑲邊。婆媳兩人在工作室忙了近一個禮拜，做成一二十件大小各色毯子，我拿了四件上台北，一直是我冬季時最溫暖安心的擁抱。

真多虧老頭兒供應物美價廉的布料，我們才有這麼豐沛的資源可供享用。有一年老頭兒斷斷續續的休假，後來一整個月都沒出現，打聽之下才知道他生了重病，婆婆也到他家去探望過幾次，回來時言談中不時透露出她的憂慮。老頭兒畢竟沒捱過那一年。沒多久，他的家人把攤子收了，婆婆失去了一位多年老友，也失去一處散心遣懷的場所。

之後，婆婆一直悶悶不樂，常呆坐客廳，是哀悼逝去的老友嗎？她卻直道：「老囉，這裡酸那裡痛，做甚麼都不帶勁。」小屋就漸漸荒涼了。以前公公的同袍戰友偶而來訪，婆婆都盡心招待，有時也會送件自己裁製的夾克外套。再後來那些老友不是拄杖就是步伐危顛，他們一一離世的消息傳來，更讓婆婆喟嘆繁華落盡的滄桑，看見她在黃昏不開燈的客廳獨坐的剪影，灰暗成了唯一的顏色。擅長裁製幸福的婆婆，日子好似跳了線的縫紉機，一下子整團線糾結成絀，皺巴巴的布片怎麼樣也縫不成一件幸福。歲月的腳步不客氣地踩在落寞與滄桑間，日子似乎摻了苦味似的一天天難以下嚥。

那只是老人家在傷春悲秋嗎？我們是不是疏忽了甚麼。

醫生說也許跟老年退化有關。還需進一步檢查。

一天天小屋更見荒涼，連蜘蛛都來結社了。那年春假，四月天的空氣仍然凝結成

凍，婆婆彗進小屋打掃，並做了一件背心給先生，先生高興得立刻穿起來給我看，這一連串的動作彷彿一陣陣薰人的春風，家裡氣氛瞬間熱絡了起來。回台北後審視背心，發現尺寸太大，縫線歪斜，心裡還暗忖著暑假回老家時該如何開口請她老人家修改。卻怎料得，她從此再也沒有進小屋了。

一連串的检查包括核磁共振，顯示情況不樂觀……。七月初，我們失去了她。

享受婆婆給的愛，是這麼理所當然。我們完全忽略了婆婆喜愛什麼？由於婆家未曾準備壽衣，我曾聽她老人家說穿上生前最喜歡的衣物走，在陰間可以收得到。我遂讓她穿上那件紫花蜜絲絨布西服，黑絨布長褲，外加一件她老是捨不得穿的皮毛領短大衣，腳蹬短馬靴入殮。一副像是要遠行的裝扮。我也一直覺得，婆婆只是去旅行了，她並沒有離開我們。

打開衣櫥，那迷彩背心長褲加上飛鷹圖案的太空夾克，以及棒球帽，是兒子最鍾愛的帥氣打扮；那長了一點，明後年女兒就可以穿去聖誕晚會的長洋裝；先生的各式夾克，我的各式背心，還有床罩被套毛毯……，我們保有一屋子婆婆的存在，婆婆何曾遠離？

日後，只要我回鹿港老家，仍不自覺走進小屋逛逛，摸一摸縫紉機，翻一翻那些婆婆還來不及裁剪成幸福的織錦棉毛布料，幾根仍插在針線包上的針，甚至仍穿著婆婆尚未用完的線，想著那些婆媳相處的日子，鼻眼仍不時一陣酸澀。發現小屋牆上掛著的日曆還停留在婆婆最後一次進屋工作的日期，那件背心歪扭的縫線立刻跳入眼簾，心裡不禁緊抽了一下。之後幾次假期再進小屋，日曆仍舊沒有撕。這是不是家人刻意保留的韶光膠囊呢？